

劉 觀 著
杜 天 縻 注

廣 文 心 雕 龍

王永和

世界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初版

廣劉勰文心雕龍
注鍾嶸詩品 (合一冊)

定價大洋九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注釋者 杜天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上海人地書局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詩品一卷唐司空圖撰圖有文集已著錄唐人詩格傳於世者王昌齡杜甫賈島諸書率皆依託卽皎然杼山詩式亦在疑似之間惟此一編眞出圖手其一鳴集中有與李秀才論詩書謂詩貫六義諷諭抑揚停蓄淵雅皆在其中惟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言意外之致又謂梅止於酸鹽止於鹹而味在酸鹹之外其持論非晚唐所及故是書亦深解詩理凡分二十四品曰雄渾曰冲淡曰纖穠曰沉著曰高古曰典雅曰洗練曰勁健曰綺麗曰自然曰含蓄曰豪放曰精神曰縝密曰疎野曰清奇曰委曲曰實境曰悲慨曰形容曰超詣曰飄逸曰曠達曰流動各以韻語十二句體貌之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王士禎但取其采采流水蓬蓬遠春二語又取其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二語以爲詩家之極則其實非圖意也

詩品二十四則

司 表聖撰

雄渾

大用外腴。眞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

沖淡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苒苒在衣。閱音修篁。笑曰載歸。遇之匪深。卽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

纖穠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隣。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盡。與古爲新。

沉著

綠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

高古

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縱。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元宗。

典雅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

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日可讀。

洗煉

猶鑛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淄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眞。載瞻星辰。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

勁健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眞茹強。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

綺麗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淺者屢深。露餘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罇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

自然

俯拾即是。不取諸隣。但道適往。著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水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

含蓄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己不堪憂。是有眞宰。與之沉浮。如綠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

豪放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池臺。碧山人來。清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

續密

是有真跡。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清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思不欲癡。猶春于綠。明月雪時。

疎野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爲期。築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日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爲。若其天放。如是得之。

清奇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履尋幽。載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

委曲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廻。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

實境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晴磴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冷然希音。

悲慨

大風捲水。林木爲摧。意苦若死。招魂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往。若爲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

形容

絕佇靈素。少迴清真。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

超詣

匪神之靈。匪機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至。臨之已非。少有道契。終與俗違。亂山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

飄逸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畫中。令色綢繆。御風蓬葉。泛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

曠達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烟蘿。花覆茆簷。疎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過。孰不有古。南山我我。

流動

若納水輶。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遺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載要其端。載同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

此表聖自列其詩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則也。昔子瞻論黃子思之詩。謂表聖之言。美在酸鹹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於乎。崎嶇兵亂之間。而詩文高雅。猶有承平之遺風。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可以得表聖之品矣。嗣南毛晉註。

魏晉以降，評論文學之文，接踵而起。魏文典論、陸機文賦、李充翰林、陸虞流別，咸稱於後。南朝齊梁之間，有二傑作者出焉。一爲鍾嶸之詩品，一卽劉勰之文心雕龍。鍾劉二氏，生當並世，又嘗同就正於沈約。其成書之先後，以文心雕龍時序篇推之，大抵成於齊代；至鍾氏所序有梁代之作者，似當稍後；然亦如孟荀同時，不謀而合者也。劉氏之作，體大思精，苞舉萬類，迥非鍾氏專論詩格，止及五言者，所可比擬。故謂文心雕龍一書，爲文學評論集之鉅著可也。劉氏耽心內乘，尤好文詞；此書組織縝密，立義據奧，語語透宗，論者謂其受佛家之影響，殆或近之。

是書十卷，標題五十，半論文體，半論文術。自一至五二十五篇，專列當時文學分類之體制；自六至二十五篇，專論作文之秘奧。其論文體，又分爲二部：自辯騷以下至諧隱，並屬藝術文；自史傳以下至書記，乃屬實用文。至原道、徵聖、宗經、正緯四篇，則其發端之門面語也。其論文術，又分爲三部：一爲作文之總略，如神思、風骨諸篇是也；一專論詩賦，如聲律、麗辭諸篇是也；一論時代之背景與作者之簡性，如時序、才略諸篇是也。至如指瑕、知音、程器、序志四篇，爲其結束之牢騷語也。

劉氏所論文體之分類，自五經、六緯而外，凡有騷、詩、樂府、賦、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對問、七、連珠、諧、隱等十九類，皆屬藝術文；而雜文所舉，又有典、誥、誓、問、覽、略、篇、章、曲、操、弄、引、吟、謠、歌十六類。至實用文，自史、傳、諸子而外，凡有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啓、議、對、書、記等十三類；而雜文所舉，又有譜、籍、簿、錄、方、術、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關、刺、解、牒、狀、列、辭、諺等二十四類。劉總之時，已有文筆之分：前之十九類，所謂文也；後之十三類，所謂筆也。今人論文學之界說有廣義狹義二者：狹義主於言情，廣義兼主言理；狹義以韻文爲多，廣義兼包散文。劉氏所列之文體，

文筆並舉，韻散兼收。今試以昭明文選所分之文體較之，列表如下，以見其出入異同之處。

賦	銘	盟	祝	讚	頌	賦	樂府	詩	騷	緯	經	文心雕龍
賦	銘			贊	頌	賦	樂府	詩	騷			昭明文選
啓	奏	章表	封禪	移	檄	詔策	說	論	諸子	傳	史	文心雕龍
啓	彈事	表、上書			檄	詔、教		史論、論				昭明文選

覽	問	誓	誥	典	隱	諧	連珠	七	對問	弔	哀	碑	誄
							連珠	七	對問	弔文	哀	碑文	誄
令	律	式	占	術	方	錄	簿	籍	譜	記	書	對	論
令										牋、奏記	書		

			詠	謠	諷	吟	引	弄	操	曲	章	篇	略
祭文	辭	設論											
諺	辭	列	狀	隱	解	刺	關	疏	券	契	符	制	法
			行狀										

基誌	符命	文	序	冊

劉氏之論文體，首疏意義，次述源流，次論作者及其代表作品，末論文之體制。故一篇之中，有文學界說，有文學史，有文學評論，有文章作法，其精審類如此也。

劉氏論文術之部，即所謂文章作法者，其分論「謀篇」、「定章」、「作句」、「鍊字」之法甚備。論文格云：「章表奏議，則準的乎典雅；賦頌歌詩，則羽儀乎清麗；符檄書移，則楷式乎明斷；史論序注，則師範於覈要；箴銘碑誄，則體制制於弘深；連珠七辭，則從事於巧艷。」其論章法云：「章總一義，須意窮而成體。」又云：「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啓行之辭，遂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騰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跼蹐相銜，首尾一體。」其論命意布局云：「凡大體文章，類多枝派；整派者依源，理枝者循幹。是以附辭會義，務總綱領，使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禁絲之亂，首尾周密，表裏一體。」其論結尾云：「絕筆斷章，譬乘舟之振楫；會詞切理，如引轡而揮鞭。若首倡榮華而腰句憔悴，則遺勢鬱湮，餘風不暢；惟首尾相援，則附會之體，固亦無以加於此矣。」其論作句云：「筆句無常，而事有條數。四字密而不促，亦字格而非緩，或變之以三五，蓋應機之權節也。」其論鍊字云：「綴字屬

篇，必須選擇。一避詭異，二省聯邊，三權重出，四調單複。」又云：「故善爲文者，富於萬篇，貧於一字。」至總論篇章字句之要，則云：「改章難於造篇，易字艱於代句。」其論行文之法云：「文變多方，意見舛雜，約則義孤，博則辭叛。且才分不同，思緒各異，或製首以通尾，或尺接以寸附。然通製者蓋寡，接附者甚衆。若統緒失宗，辭味必亂，義脈不流，則偏枯文體。故善附者，異旨如肝膽，拙會者，同音如胡越。」其論鍊意鍊辭之要云：「立本有體，意或偏長，趨時無方，辭或繁雜；蹊要所司，職在鎔裁。規範本體謂之鎔，翦截浮辭謂之裁；裁則蕪穢不生，鎔則綱領昭暢。」

劉氏總論作文之要，先主養氣；養氣之方，務在從容，隨時節宣。其言云：「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研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故宜從容適情，優柔適會。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次論神思，貴在虛靜，謂：「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又貴博而能約，云：「博見爲饋貧之糧，貴一爲拯亂之藥。」次論風骨，則文情與文辭並重，其言云：「怡悵迷情，必始乎風；沉凝鋪辭，莫先乎骨。練於骨者，析辭必精；深乎風者，述情必顯。瘠義肥辭，繁雜失統，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無風之驗也。」又云：「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

劉氏論學文之道，天才與學力並重，其言云：「才有庸雋，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鄙。才由天資，學慎始習。」又云：「人之稟才，遲速異分。」又云：「文章由學，能在天資。才自內發，學以外成。有學飽而才餒，有才富而學貧；學貧者，迨邇於事義，才餒者，劬勞於辭情。是以屬意立文，心與筆謀，才爲盟主，學爲輔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學偏狹，雖美少功。」

劉氏論中國文學變遷之原，不外二因：一以時代爲背景，一以作者爲中心。其略云：「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此言時代之變易也。「賈生俊發，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言壯而情駭；嗣宗傲儻，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情繁而辭隱。」此言作者之個性也。至如「時序」一篇，專論時代；「才略」一篇，專論作者，概可觀已。

劉氏論文，偏重韻語，故如論章句，則兼言協韻；論麗辭，則專言對仗；餘如聲律、比興、特爲韻文題篇，是蓋當時之風氣使然也。然後來古文家「文以載道」之說，則實創於劉氏，觀其首立「原道」一篇，且云：「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而徵聖又云：「政化貴文，事蹟貴文，修身貴文。」至於「文貴自然」，則與鍾氏之主旨正同。其言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雲霞雕色，有踰化工之妙；草木實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惟聲律之論，鍾氏所唾棄，而劉氏取之，此所以見軒輊於沈約也。全書似脫胎於陸機之文賦，而夸飾一篇，則又祖襲王充之藝增者也。

劉舍人文心雕龍一書，蓋藝苑之秘寶也。觀其苞羅羣籍，多所折衷，於凡文章利病，抉摘靡遺；綴文之士，苟欲希風前秀，未有可舍此而別求津逮者。若其使事遺言，紛綸蕙蕤，罕能切究。明代梅子庚氏爲之疏通證明，什僅四三耳。略而弗詳，則創始之難也。又句字相沿既久，別風惟雨，往往有之；雖子庚自謂校正之功，五倍於楊用修氏，然中間脫訛，故自不乏，似猶未得爲完善之本。余生平雅好是書，偶以暇日，承子庚之綿蕞，旁稽博攷，益以友朋見聞，兼用衆本比對，正其句字。人事牽率，更歷暑寒，乃得就緒；覆閱之下，差覺詳盡矣。適雲間姚子平山來落署，因共商付梓。方今文治盛隆，度越先古，海內操奇觚弄柔翰者，咸有騰聲飛實之思，竊以爲劉氏之緒言餘論，乃斯文之體要存焉，不可一日廢也。夫文之用在心，誠能得劉氏之用心，因得爲文之用心，於以發聖典之菁英，爲熙朝之黼黻，則是書方將爲魚兔之筌蹄，而又況於瓊瑣箋釋乎哉！時乾隆三年歲次戊午，秋九月，北平黃叔琳書。

此書校本，實出先生。其注及評，則先生客某甲所爲。先生時爲山東布政使，案牘紛繁，未暇徧閱，遂以付之姚平山。晚年悔之，已不可及矣。長山聶松巖云。

此注不出先生手，舊人皆知之。然或以爲出盧紹弓，則未確。紹弓館先生家，在乾隆庚午辛未間。戊午歲方游京師，未至山東也。

南史本傳

劉勰，字彥和，東莞莒人也。父尚，越騎校尉。勰早孤，篤志好學；家貧不婚娶，依沙門僧祐居，遂博通經論，因區別部類，錄而序之。定林寺經藏，勰所定也。梁天監中，兼東宮通事舍人。時七廟饗薦，已用蔬果；而二郊農社，猶有犧牲。勰乃表言二郊宜與七廟同政，詔付尚書議，依勰所陳。遷步兵校尉，兼舍人如故，深被昭明太子愛接。初，勰撰文心雕龍五十篇，論古今文體。其序略云：『予齒在逾立，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大哉，聖人之難見也！迺小子之垂夢歟！自生靈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讀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其爲文用，四十九篇而已。』既成，未爲時流所稱。勰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勰爲文長於佛理，都下寺塔及名僧碑誌，必請勰製文。敕與慧震沙門於定林寺撰經證功畢，遂求出家。先燔鬚髮自誓，敕許之，乃變服政名慧地云。